

馒头嘛,似乎哪里都有,不过金林家的馒头不太一样。看一看,饱满洁白。捏一捏,蓬松柔软。咬一咬,韧中带甜,这甜里还有一股子酒香。人家的馒头用酵母发面,他家的馒头用酒酿揉面——特别香甜,人人爱吃。桐庐的人家,逢年过节的,都要吃酒酿馒头。

我在这村子里闲逛,有人说,买酒酿馒头啊,去找全秀。全秀在马路边的厂子里——这户人家做了一辈子馒头,现在开起了工厂,不变的还是每天做馒头。全秀打扮得很齐整,清清爽爽。操作间里十多个工人,她男人张金林也正忙碌着,一笼笼的馒头出炉,冒着香气。

做馒头这事,一说起来就是一辈子。金林十几岁高中毕业,先在生产队的加工厂上班。老师傅看他年轻,力气好,就教他和面。手工和面,一次要拌面粉一百二十斤,真是个体力活。那时,加工厂的员工,活干得多与少,工资不差一分钱,每个人都是十八元。凭什么多干活,又不是傻子。于是那些年纪大、资格老的,每有重活累活,马上找个借口溜开,只有张金林傻乎乎,不怕苦不怕累,跟着师傅一起干。师傅让扛面粉就扛面粉,师傅让揉面团就揉面团。几年来下,学到了一门做馒头的好手艺。

后来加工厂解散了,张金林就靠着这手艺,开了一家馒头铺子。说是馒头铺子,其实不过就是自家的小作坊。好在他有使不完的力气,也不怕起早贪黑。俗话说,早年饿不

死手艺人。金林做的馒头好,附近的村民,都拿着自家的小麦过来换馒头。

全秀认识金林,也是因为他的馒头。她比金林小两岁,那时还在念高中呢,上学放学,来来去去的,也要路过馒头店。有时候,她让娘支使着,也拿小麦去换馒头,一来二去也就认识

酒酿馒头

周华诚

做馒头的金林师傅了。“那时人家是介绍的,我们俩算是自由恋爱。”世上的事情,都是这样的。就好像,一个是酒酿,一个是面粉,做出来的酒酿馒头又香又甜。金林是一副好身板,什么活儿都拿得起,全秀呢,啥都不会!下地怕太阳晒,挑担呢担子太重,水田里的蚂蝗多,她看一眼就蹦三尺高,再也不敢踏进水田半步。就这么个全秀,跟金林对上眼儿了。结婚那年他二十三,她二十一。他做馒头,她卖馒头。他力气好,她脑子好——小麦换馒头一斤麦子加工费收三毛五,人家拿来一斤六两小麦,乘以三毛五,人家嘀咕半天算不清楚,全秀手上忙着装馒头,嘴里一下子就报出数字来,简直比现在揪计算器还快。

馒头店里,蒸蒸日上。真是个好口彩。金林和全秀起先有七十八只蒸笼,后来增加到两百多只。蒸笼里,要用荷叶垫着。若是用布来垫着,馒头蒸出来整个底儿都被布粘掉了。荷叶垫的馒头,蒸出来且有一股荷的清香。为了这,全秀跟金林

还种了一亩水田的藕,就是为了取荷叶来蒸馒头。晒蒸笼,也是一件辛苦活,来来回回洗了晒,晒了蒸,蒸了洗。作坊的烧火,也是一件大事,要用锯木屑烧火,木屑晒得越干,火越旺,馒头蒸得越“发”。

人家爱买馒头,也是要讨个口彩,“发天发地”。这里的人家,婚嫁做寿,上梁乔迁,新船下水,过年过节,祭祖走亲,都要备上这“发天发地”的酒酿馒头。譬如说吧,新屋上梁时候,木匠师傅站在高高的房顶,一边念着祝福的歌谣,一边与众人齐声喝彩,然后把点着红印子的馒头向人群抛撒。反正,这馒头可是与每一户人家的人生大事密不可分。

买馒头的人家充满喜庆欢乐,做馒头的人家少不了那些辛劳。四十几年来了,金林做馒头的每一个夜晚都得熬夜,每一个清

晨都得早起。做馒头,先得用糯米酒酿、稀饭、麸皮加水混合,发酵七八小时,然后再用布袋子过滤,把发酵水滤出来。发酵水中再加适当白糖和盐,和面粉拌匀揉透,饧过一段时间后,再揉、搓,掐成一段段,搓成一个个小团,摆进蒸笼,又发酵七八个小时,然后蒸熟。单是这些手续,就够人忙前忙后的了。金林呢,白天还要出去卖馒头。他有一个小喇叭,很多年里,他骑一辆脚踏三轮车出去,用小喇叭吆喝:“卖馒头。酒酿馒头。”

他的吆喝声,十里八乡都熟悉了,认得是张金林家的馒头。他的三轮车,后来改成电动的,小喇叭也改成电声的。每天出去转一圈,馒头总是卖空。开馒头铺子的四十年里,他和全秀每天卖八千个馒头。

做了一辈子酒酿馒头,全秀和金林都觉得累,生了退意。可这门手艺,不能断,准备带一两个徒弟。



那天读到一句话:不要和独处的人诉说繁华,每一个独处的灵魂都是从繁华落幕的。也许他见过你所见过的,但你未必懂他所懂的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也开始喜欢独处,那些闹腾的场合、复杂的关系渐渐地疏远。也许是看清了事物的本质,也许是读懂了人情世故,但又有多少人能在这左右逢源的时代,做不受伤的人呢?我们前行着,努力着,世事纷繁,时光终是无言的,当一切尘埃慢慢落定时,当一切回归于平静时,我们才会真

猜想,它应该是个女孩。两脚严丝合缝地藏匿在身体里,两只手往前趴着,脑袋搁在前臂上,举止很优雅。

这油腻腻的垫子,连接着厨房与饭厅,本是防止厨娘上菜摔倒的,现在成了它的床榻。它仿佛一段被泡发的胖木头,纹丝不动。

唯一的厨师和唯一的厨娘,在不大的厨房里愉快地忙活着。渔港自产的海鲜,一番折腾就变成了油光光的饕餮美宴。香气掺杂在一起,搅得饭厅欢天喜地。兼任跑堂的厨娘因此忘乎所以,一声令下,让食客们自己去后厨添加茶水。坐在最边上的我,不一会就要拿着水壶去一下厨房,于是,我盯上了“木头”!

即使香气飘飘,木头依旧岿然不动。我思忖,这到底是不是一只狗?它能不能对这份馋涎欲滴的香气给点起码的尊重?我用目光询问它。木头以极慢的速度略微抬起它的脑袋,然后以更慢的速度打开它的眼睫毛帘子,一颗饱满黑亮似大桂圆的眼睛极不情愿地瞥了我一下,似乎问:“你要干什么?”

这一瞥真的有点摄人心魄。感觉木头至少有本科文凭,满腹经纶全在眼里。它慵懒地瞥了我一眼后,然后像《疯狂动物城》里的“闪电”,又极慢地垂下了它的眼帘子!

翌日,白雾茫茫。小伙伴们早起

后来呢,酒酿馒头评上了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张金林也成了杭州市一级的“非遗传承人”——那就接着做呗。儿子这时候也愿意接手,想干一番事业,那就干脆,办了一个食品公司,专门卖酒酿馒头。现在啊,每天要卖三万个酒酿馒头,儿子是董事长。这下,好,一家人都跟馒头“杠”上了。

过完年,金林六十三,全秀六十一。日子过起来,真快。一转眼的事情。做了多少馒头,真不知道。多少人吃过咱家的馒头,也不知道。不过,当年别人家结婚,用的是咱家的馒头,乔迁呢,也是用的咱家馒头。再往后,他儿子结婚,用的还是咱家的馒头。前不久,他的孙子都满月啦,在家里摆了二十桌酒,用的还是咱家馒头。

要办酒了,电话提前好几天打来,喜气洋洋的——全秀,你帮我记着,到日子我来拿五百个馒头!全秀听了,比对方还高兴,对着电话说——放心吧!要跟你道喜啊;这回,又是什么喜事?

正懂得,选择也是一种智慧,放弃也是另一种美丽的收获。心灵有家,生命才会有路。时间长了,你还会发现,学会和自己独处,心灵会更

独处

李行

洁净,心智会更成熟,心胸也更宽广。独处不是寂寞,不是与世人隔绝,更不是自命清高。

独处是一种高远的意境,一种超然的境界,抑或是一种超脱尘世的美,是读懂生活的态度。

“木头”的大眼睛

林楮

去渔港轧闹猛,我睡懒觉被抛弃。洗漱完毕,出来溜达,水上小木屋安静地伫立着,像值守的卫兵。几声大鹅的咏叹调穿过迷雾,哦,偌大的农庄除了我,还有鹅大哥和鹅大嫂。

沿着木栈道,一直往前走,走到了厨房的后门口。突然,看到那段熟悉的胖木头横亘在半道上,仿佛从昨晚的油膩垫子上平移过来,一激动,我大叫一声:“木头!”

木头定眸炯地看着我,居然起了身!再看,是短腿的柯基。“走,咱俩去兜一圈。”我假装它能听懂,慢慢地往前走,然后很小心地用余光观察,它竟跟了上来。我三步一回头,每次回头,它都用大桂圆眼睛瞅瞅我。它怎么不惧怕我呢?它怎么肯跟一个陌生人在雾茫茫中瞎逛呢?

我又假装和木头很熟悉。“木头,你太胖啦!”木头羞涩地低头,它好像能听懂。“木头,你怎么没有小伙伴呢?”

我们边走边聊。突然回头,如影随形的木头没了踪影。“木头!木头!木头……”我惊愕地大叫。三

我和陈鹰要去的观鸟点叫杨鹅头,他每年要去四五次。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,他独自驾车赶到杨鹅头。下午突降大雪,雪花纷纷扬扬,他攥着一把伞,在湖边胡乱地走,风胡乱地刮,抢他的伞,又把它在空中掀翻好几圈,最后一巴掌把它拍进湖水中。傍晚,陈鹰走到车子跟前,身子差不多冻僵,在一家小店吃了碗肉丝面,赶紧往家赶。雪也跟他作对,越下越大,越来越厚,车轮像被冻僵,他小心翼翼地开着最低档,让轮子往前滚,终于在半夜“滚”回了家。

那次经历被陈鹰叙述过好几次,说来说去的原因就一个:一个人在湖边大雪中“漫步”,天地一白,一白间只有他这么一粒人在移动,风跟他开玩笑,雪跟他开玩笑,好玩极了……他描述时有些激动:“风和雪是不是有意思?比人有趣吧?”我喜欢跟陈鹰玩,也是因为他比很多人有趣。

去杨鹅头的路弯弯扭扭。田野早被收割一空,但并不空荡,有阳光照耀,有鸟雀觅食,还有我们的目光落在上面。村庄的树高高瘦瘦,伸展着枝丫,在空中作画。我说,这地方的田地、房屋还有那些其

貌不扬的树,跟我老家的很相似。其实还有句话没说——一个人要在异地找到故乡的影子,多似在人海中邂逅一位故交。

一群人正在盖房子,十几间毛坯房快成形了。陈鹰停车,对着正拿水管往砖头上喷水的妇女问:“你是中建家的吗?”妇女笑眯眯地说:“是,中建到县城去了,你们晚上来我家吃饭。”

陈鹰回道:“你晓得我是哪个哟,就让我到你家吃饭?不吃,去湖里看一会就走。”中建是村干部,陈鹰前几年拍照时认识了他,那时还没禁渔,陈鹰买了一些菜带到中建的船上,中建用湖水煮了一大锅湖鱼,喊来旁边船上的几位渔民,大家坐在一个大网罩子里喝酒。渔民们看着陈鹰随性自在的样子,也不跟他客套,隔三差五喊他去湖上钓鱼。

到了杨鹅头,陈鹰把车子停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坡上,带我绕过一块坡地,一片辽阔的湖滩豁然打开,湖就仰卧在旁边,像是卧了亿万载。湖滩上,湖草依然碧绿如春天,但细看,草尖枯黄,果然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从草丛蹚过,深一脚浅一脚,举目四望好一会,没看到黑压压鸟群掠过

两声鹅叫,裹挟着我尖厉的叫声穿过天际。一个怪念头跳入脑海,木头会不会跌到湖里啦?这么大的雾,那么胖,脚踩空了……汗毛竖起来,不能坐以待毙,得救木头。我沿着木栈道,扯着喉咙叫“木头”。万分沮丧时,迷雾中胖木头笃悠悠朝我走来,并不解地望着眼前这个气急败坏的家伙,它在问:“怎么啦?”

“木头,你去哪啦?”木头一步三回头带领着我往草丛里走,一坨粑粑呼呼冒着热气!哦,原来如此。

一惊一乍拉近了我俩的距离,它大概知道我喜欢它呢!从身后快走两步,与我平行了,呵呵,真有趣。

去渔港的小伙伴们依旧未归,我与木头坐在亭子里继续聊天。它不再耷拉着脑袋,而是仰望着我,明眸清澈,神情高度统一,认真而专注。

是的,木头的大桂圆眼睛那么亮是有道理的。它不刷手机,它不贪恋美味(胖胖的身体该是以前犯的错),它专心内修,它有阳光、流水、空气、木栈桥……我刷手机,以为有了千里眼顺风耳,其实装了一篮子“垃圾”。若没有木头,此刻,我一定躺在床上刷手机,刷得双眼迷离,神情游离……

木头,我要向你学习!



边看边聊

水边慢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魏振强

天空的盛大场面。有淡淡失望,但没有惊讶。湖边,除一两次看到天空沸腾,看到几千只上万只鸟在天空狂欢,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几只鸟在天空飞起落下,像在跟天空嬉闹,天空慈悲亦有趣,任孩子在自己怀抱里撒娇、撒欢、撒野。

湖那边的天空有几个黑点,是黑鹳,绕着湖汊来回飞,这几个“愣头青”在炫耀飞行姿态和技艺。一只白色的鸟,孤单单的,在湖汊上方不停地划出弧线,翅膀在阳光下发出银色的光,飞一会,就停在湖汊边的岸上,伸着脖子,如一位矜持、孤傲的少女对镜自怜。还有大雁,上百只,呈人字形从空中列队飞过,飞着飞着,飞向无穷的远方。

立在湖滩上,看湖水、看天空、看自己的影子。七八头牛在远处安静吃草,夕阳如金,洒在它们身上。一位老人牵着一头小牛,赶着几头老牛走过来。一头体形硕大的牛见我立在前面,悄然躲开,立住,瞪着大眼睛看我,目光里满是幼儿般的好奇与惊恐。动物大抵对人都怀有恐惧,是不是人类给我们留下太多的阴影?我赶紧让开。老人牵着那头小牛从我身边过,小牛的脖子上套着根红色的带子,带子上还系着个铃铛,一路铛铛铛,像个乖宝宝在蹒跚学步。

老人和他的牛从湖水边慢吞吞地走过,又慢吞吞地走远,快走上坡的时候,我回过头来对陈鹰说:“你瞧,像不像爷爷带着自己的一群孙子?”

拍摄,就想着将这生动有趣的情景装入我们的镜头。

你看此时一张张孩子的脸,谁个不是喜笑颜开,显露出阳光般的灿烂。真可谓“欢歌笑语盈街巷,孩童肆意泼水风”。即使是图片,也一定能够给观看的人带来愉悦。以至于,摄友们都夸赞照片拍得生动、感染人。这张《孩子们的泼水节》多次入选中外摄影展,并在全国数码摄影大赛中荣获铜奖。

七夕会

阳台外的白玉兰

戴培钧

白玉兰花开时期,却大都是春雨时节。怒放的白玉兰,在春雨的滋润下,更是婀娜多姿,神采艳丽。可随之在雨水的摧残下,花瓣纷纷凋零,落得满地残花!

孕育了近半年的白玉花蕾,从开花到凋谢,整个花期竟仅有十余天!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!”每当花落时节,我看着花树,总会伤心感叹不已!花瓣凋零,绿叶芽芽开始慢慢伸展着,整棵白玉兰树才又恢复了生机勃勃,绿叶蔽荫。白玉兰花也不全是白色,玫色、粉色花朵更艳丽娜姿,同属白玉兰科。

白玉兰树的种植,在我国已有2500年之久的记载。明代以前,未见以“玉兰”作为名称之用,玉兰和其他几种木兰科植物均混称为“木兰”。李贤《大明一统志》中有“五代时,南湖中建烟雨楼,楼前玉兰华莹洁清丽,与松柏相掩映,挺出楼外,亦是太奇观”的记载,这是我国文献中首次使用“玉兰”之名。《本草纲目·辛夷》又引唐代本草学家陈藏器解释:“辛夷花未发时,苞如小桃子,有毛,故名侯桃。初发如笔头,北人呼为木笔。其花最早,南人呼为迎春。”因此,玉兰又有“木笔”“迎春”的别称。在这里特别要加上一句,上海人特别容易搞错:广玉兰不是白玉兰!



一年一度的傣族传统泼水节,那就是一场以泼水为主题的民间狂欢活动。每到此时,全民放假三天,公园内、广场上、马路边,甚至小巷内、家门口都成了泼水节的舞台,我这个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,从没见过如此欢乐愉快的少数民族风情,心里除了惊奇就是赞叹。

那年四月,傣历新年,泼水节来临。我们来到云南

摄影

摄影

摄影